

相遇，永远不会太晚

NIGHTS IN RODANTHE



NIGHTS IN RODANTHE

罗丹岛之恋

Nicholas Sparks

[美] 尼古拉斯·斯帕克思 著
路忆洁 译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罗丹岛之恋

Nights in Rodanth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丹岛之恋 / (美) 斯帕克思著; 路忆洁译. —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5309-5422-5

I. 罗… II. ①斯…②路…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52227号

罗丹岛之恋

出版人	肖占鹏
作者	[美] 尼古拉斯·斯帕克思
译者	路忆洁
责任编辑	匡威
特约编辑	肖夏
装帧设计	引文馆·垠子
版式设计	引文馆·任翀
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年 11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年 11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32开 (870×1260毫米)
字 数	80千字
印 张	6.5
书 号	ISBN 978-7-5309-5422-5
定 价	20.00元

目录



第一章	01
第二章	13
第三章	15
第四章	31
第五章	33
第六章	47
第七章	61
第八章	71
第九章	85
第十章	93
第十一章	101
第十二章	111
第十三章	125
第十四章	129
第十五章	139
第十六章	147
第十七章	175
第十八章	181
第十九章	191

罗丹岛之恋

Nights in Rodanthe

第一章



三年前，一九九九年十一月，艾德琳·威利斯还曾经在一个温暖的早晨，回到过那家小旅馆。乍看之下，它一点都没变，仿佛丝毫没受到风吹日晒和带着海中盐分的湿雾侵袭。门口的玄关看得出才新漆过，两层楼各有几扇长方形的窗，两扇黑得发亮的门板露出白色的窗帘，像是钢琴的黑键夹着白键。屋外杉木墙板变成灰扑扑的雪的颜色。小旅馆两旁，海边丛生的燕麦草轻轻摇曳，日复一日，高低起伏的沙丘随着每一粒沙的悄悄迁移，些微地改变着姿态。

阳光在云边闪烁，把空气映照得透亮，像是锁住了微小的光粒。有好一会儿，艾德琳恍惚觉得又回到了过去。但她细看之下，就发现很多地方是表面修饰工夫已经遮掩不住的：窗角蚀了、屋顶锈了，还有屋檐的水渍。她想，是该歇业的时候了。即使明知无法改变现实，艾德琳记得自己仍然闭上眼睛，

仿佛一眨眼就能让奇迹发生，时光倒流，一切都回到过去。

几个月前，艾德琳刚过了六十岁生日。这时候站在厨房，才跟女儿通完电话，回到桌边坐下，想要重温最后一次回到小旅馆，在那儿跟他共度将近一周的记忆。即使是后来发生了那样的事，却自始至终没有改变她的想法，认为爱对一个美好充实的人生来说，必不可缺。

外头正下着雨，雨声温柔地敲打着玻璃窗，是一种非常熟悉的声音，而熟悉能带来令人安心的稳定。回忆过去总会引起她复杂的感情——有点像乡愁，却又不尽然的感情。乡愁的浪漫往往受到过度的渲染，但那段回忆的浪漫根本无需渲染。那也不是其他人曾经有过的感受，而是她一个人的。多年来，在她心里已经化为一场博物馆的展览，她不但是导览员，也是唯一的观众。奇特的是，艾德琳相信在那五天当中所了解到的事，比她在之前或是之后的人生里所了解的都更多。

她独自在屋子里，因为孩子们都大了，爸爸已在九六年过世，跟杰克离婚也迈入第十七年。虽然儿子有时候会要求她再找个对象共度余生，艾德琳却没有这个打算。倒不是她不再相信男人，其实正好相反，她一直到现在逛超市时，目光还是会落在年轻的男人身上，有些人甚至并不比自己的孩子大多少。所以她总是会猜，如果他们发现自己的眼光会怎么想？是根本不列入考虑？还是会报以一个微笑，对她的注视感到高兴？她

没办法知道答案，更不知道他们能否无视于白发和皱纹，看到昔日的那个女人。

现代人终日歌颂青春，但艾德琳却不遗憾变老，也根本不想再年轻一次。回到中年？也许吧，但却不要再年轻一次。年轻的某些好处固然值得怀念，譬如说能蹦蹦跳跳地上楼梯，一次可以拎得动好几个购物袋，或者能够追得上满园子乱跑的孙子。可是，没有了这些，岁月却带来了更宝贵的经验。这么多年来，她晚上都能安稳入睡，大概是因为自己的前半生并没有太多遗憾或后悔。

而且，年轻也有年轻的烦恼，她亲身经历过。在孩子们长大的历程中，也目睹着他们挣扎度过青春期的叛逆和二十出头时必须经历的混乱和不确定。即使两个孩子现在都已经三十好几，另一个也将近三十岁，她有时候还是会想，这份母亲的重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放下？

麦特三十二岁，雅曼达三十一，小丹刚满二十九，都上过大学，令她颇为骄傲。但她曾经对他们的学业表现并不是太有信心。不过，他们都是诚实、善良而独立的孩子，而这不就够了？麦特是个会计师，小丹是格林维尔地区（Green Ville）晚间新闻的体育主播，都已经成家立业。每年感恩节两个家庭回来团圆，她还记得坐在那里看着儿子追着孙子跑来跑去，为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感到莫名的满足。

她女儿的故事却更曲折。

杰克搬走的时候，孩子们分别是十四岁、十三岁和十一岁。三个孩子面对父母离婚的态度都不一样，麦特和小丹借着运动和闹事来发泄。但是雅曼达才是被影响最深的。她夹在哥哥和弟弟中间，一向最敏感。十几岁的年纪也正好最需要父亲，至少父亲能分散掉母亲的担心和关注的眼神。在艾德琳看来，雅曼达那时候开始穿得乱七八糟、跟朋友混到很晚，而且在几年之内就换了好几个口口声声说是深爱着的男朋友，放学以后待在房间里，开着震耳欲聋的音乐，对妈妈叫她吃饭充耳不闻，还曾经好几天都几乎没跟家人说过一句话。

雅曼达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总算熬过那段荒诞的日子，走上一条跟艾德琳相似的路。雅曼达在大学时代认识了布兰特，一毕业就嫁给他，头几年就怀了两个孩子。就跟其他年轻夫妻一样，他们的手头并不宽裕，但是布兰特至少比杰克节俭。两个人生了头一胎之后，布兰特就买了人寿保险以防万一。当时，他们以为要等到很久很久以后，这笔保险才会派上用场。

他们错了。

八个月之前，布兰特死于睾丸癌。艾德琳眼睁睁地看着雅曼达日复一日消沉。昨天下午，她把外孙送回家的时候，发现雅曼达家里的窗帘仍然阖着，门廊的灯还亮着，女儿穿着浴袍坐在客厅，脸上写满了的空洞和茫然；自从丧礼以来，便未曾

褪去。

站在雅曼达家客厅里的那一刻，艾德琳明白，是该让女儿知道的时候了。



十四年，就是一段这么漫长的日子。

这十四年来，艾德琳只告诉过一个人，就是爸爸。但这个秘密已跟随他长埋地底，也不会有别人知道了。

妈妈在艾德琳三十五岁时过世，虽然跟妈妈感情也很好，但跟爸爸却更亲。一直到现在她还是认为，爸爸是最了解她的两个男人其中之一，自从他离开人世以后，日益思念他。爸爸一辈子都过着他那一代人典型的生活，没有上大学，而是学了一门谋生的技能，在家具工厂一待就是四十年，每年一月调薪，不过却少得可怜。爸爸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天都喜欢戴着一顶软帽，每天拎着午餐盒，准时在早上六点四十五分出门，步行一里半去上班。

晚饭后的夜晚，他会换上开襟毛衣和长袖衬衫，年代久远的裤子皱皱的，给人很邋遢的感觉，妈妈去世后这种现象更明显。他喜欢坐在安乐椅里，点一盏晕黄的小台灯，读着西部小说和关于二次大战的书。在他中风的前几年，他那老式的眼镜

和浓密的眉毛，加上皱纹很深的脸，让他看起来像退休的大学教授而不像蓝领工人。

她常常想，爸爸应该去当牧师或神职人员，她最想学他那种与世无争的气质。大家对她爸爸的第一印象总是觉得他跟这个世界，或任何人（包括他自己）都能和平共处。他也是个很好的倾诉对象，总是会托着下巴，专注地看着对方，显露出心有同感，或者耐心、幽默或是忧伤的神情。艾德琳真希望这个时候有他在雅曼达身边，因为他也曾经失去过另一半。雅曼达应该会听他的，因为他知道那种锥心的痛楚。

一个月前，艾德琳曾经想委婉地跟雅曼达谈起布兰特的事，她却一跃而起，愤怒地摇着头说：“我跟布兰特的情形和你跟爸不一样，你们解决不了问题所以离婚。可是我爱布兰特，我永远爱他可是却失去了他。你根本不会明白那种感受。”

艾德琳没有说话，但是当雅曼达走出房间之后，她轻轻地吐出了一个字：

罗丹岛（Rodanthe）。



艾德琳在心疼女儿的同时，也担心外孙。麦克斯六岁，葛

瑞四岁，在过去这八个月，艾德琳发现两个孩子的性格完全变了，变得退缩安静，秋天也不踢足球了。麦克斯在幼儿园的情况还算好，可是每天要上学前都会哭闹。而葛瑞又开始尿床，很多时候也会因为一点点小事大发脾气。艾德琳知道，有一部分是因为失去了爸爸的缘故，但同时也反映出雅曼达从去年春天以来的转变。

因为有那笔保险金，雅曼达可以不必工作，然而在布兰特死后的几个月里，艾德琳几乎每天都到女儿家帮他们处理账单，煮饭。雅曼达不是在房间里睡觉就是哭泣。艾德琳总是尽可能地拥抱女儿，陪她说话，逼她每天至少要到户外走动一两个小时，希望新鲜的空气能让女儿明白人生可以重来。

她一直以为女儿会慢慢进步。因为夏天刚来临时，雅曼达毫无欢容的脸偶尔也会展露出笑意。她鼓起勇气去了城里几次，带儿子们去溜直排轮；同时，艾德琳也逐渐开始让她分担家事。雅曼达必须重新学习承担人生的责任，她希望藉由自己慢慢地放手，能让女儿明白，生活里规律的琐事其实能带来镇定与安慰。

但到了八月中，原本是他们结婚纪念日的那天，雅曼达打开卧房里关着的衣橱门，看到布兰特的西装肩部堆积的灰尘，又停止了进步。偶尔，她还像从前的她，并没有完全退回到原点，可是大多数时候，她似乎凝滞在中间，仿佛没有任何事能

再让她哀伤或快乐、兴奋或厌恶、或感到兴趣。雅曼达似乎相信，展开新的人生会损害她对布兰特的记忆，而她不能让这种事发生。

这对两个孩子是不公平的，他们需要妈妈的爱、关心和教导，需要妈妈告诉他们，事情会变好的。失去了父亲已经够难受，艾德琳却越来越觉得他们似乎也失去了母亲。



在厨房柔和的灯光下，艾德琳看了看表。小丹答应带麦克斯和葛瑞去看电影，所以她可以和雅曼达共度这个晚上。艾德琳的两个儿子也同样担心雅曼达的孩子们，他们都积极参与孩子们的日常活动，最近跟艾德琳聊天也总是围绕着同样的问题：“我们究竟要怎么帮她才好？”

今天小丹又问了她这一个问题。艾德琳答应一定会跟雅曼达谈，但是小丹对此还是不乐观，毕竟他们已经跟她谈过很多次。可是艾德琳知道今天晚上会不同。

艾德琳并不奢望儿女会了解她。他们的确爱她，尊敬她，但她也知道他们永远不会懂她。在他们眼中，她心肠好、很好掌握、性情体贴而平和，总之就是一个老好人，对世界还保有天真的看法。没错，她看起来就像这样。手背上的青筋浮现，

身材从原本的葫芦形变成方形，眼镜也越戴越厚，可是当她看到儿女们脸上浮现出想开她玩笑的表情，有时反而笑不出来。

他们之所以不了解她，一部分来自于他们总是用同一个角度来看她，以符合对于这个年纪的女人的刻板印象。把妈妈想成一个拘谨安分的女人，比把她想成一个不羁的、有着惊人过去的女人更容易，坦白说也更令人舒服。为了不违背她过去慈善、好掌握、体贴和沉稳的母亲形象，她打算让孩子们改观。

雅曼达随时都有可能回来，所以艾德琳从冰箱拿了一瓶 pinot grigio 白酒放在桌上。下午屋内就开始变凉了，她走回卧房时调高了暖气的温度。

这曾经是她跟杰克共有的房间，现在都是她一个人的了。离婚之后还重新装修过两次。她走向床边，那是她从年轻时就想要的那种四根柱子的床。床底下墙边塞着一个小小的文具盒，她把它拿出来放在身边的枕头上。

里面装满了她保存下来的东西：他在小旅馆留下的字条、在诊所拍的一张照片和圣诞节前寄给她的卡片。底下放着两束情书，中间夹着他们在海边拾回的一个海螺。

她把字条放在旁边，抽出一封情书，初读的感受重又涌现。抽出已经变薄变脆的信纸，这么多年过去，墨水虽已褪了色，一字一句却仍然历历在目：

亲爱的艾德琳：

我一向不擅长写信，所以如果辞不达意请原谅。

你相信吗？今早我骑着驴子来到了未来的落脚处。我真希望能告诉你情况比预期的好，但说实话，没办法。诊所里什么都缺，药、器材、病床等，但我已经跟主任谈过，应该可以解决部分的问题。这里有发电机供应电力但没有电话，所以要等我去艾思莫洛德（Esmeraldas）才能打电话给你了。去那儿要花上几天，下一批的供应要等好几个星期以后。真抱歉，不过我想这原本就在你我的预料之中。

我还没见到马克，他去山里的医疗室要傍晚才会回来。我会再告诉你状况，但目前我并没有期望太多。如你所说，我们必须先花时间相处，彼此了解之后才可能解决问题。

今天数不清看过几个病人，我猜超过一百个。我好久没这样看诊，有些病也好久没看过了。不过护士在我搞不清楚状况时帮了很多忙，她大概很高兴我来了。

从我离开之后就不断地想起你，觉得因为你，我才会踏上这趟旅程。我知道旅途还没结束，人生原本就是一条崎岖道路，但我希望它终究会带我回到我归属的地方。

这是我现在的想法。我属于你，我在车上、飞机上幻想，当我到了基多（Quito），会看到你站在人群里等我。虽然明知

不可能，但这样想可以使离开你不再那么难过，就好像你的一部分跟着我来了。

真希望这么相信，不，应该说我的确相信。在遇到你以前，我是处在最迷惘的状态中，但你的眼睛竟看到了我该走的方向。你我都知道我为了什么才会去罗丹岛，但我现在觉得这是一股更大的力量，指引我到那儿去，是为了结束人生中的一段过去，希望能重新找到方向。但我发现，你才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也是此刻在心里陪伴着我的。

你我都知道我得在这待一阵子，归期仍不确定，才刚刚分别我却已经开始想你，我从来没有这样想念过任何人。我的心里有个声音，渴望跳上飞机立刻回到你身边，不过如果这份感情真如我所想象得那么真确，相信我们会克服离别之苦。而且我保证我会回来。在你我共度的短短时光里，得到了大部分人只能梦想的东西。我正不断数算着回去看你的日子，请永远不要忘记我有多爱你。

保罗

读完后，艾德琳把信放到一边，拿起了那个海螺。那是他们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偶然捡到的，今天依然留有海水的咸味及亘古原始的生命味道。它大小适中，有着漂亮的形状，几乎没有裂痕，这在Outer Banks (Outer Banks位于北

卡罗来州的东部，是个长200多公里的岛链，将整个北卡复杂的海岸线几乎变成内陆的边沿）的大风暴冲击之下，几乎不可能找到。她当时觉得这个海螺是一个预兆，记得她还把它放到耳边，说她听到了海洋的声音。保罗笑了，笑着解释说她听到的本来就是海洋的声音。他用双臂抱着她轻声说：你有没有发现？涨潮了。

艾德琳轻轻抚摸着其他的收藏，把跟雅曼达谈话会派上用场的拿出来，却又舍不得把其他的收起来，也许待会儿再看吧。她把剩下的推进抽屉底层，毕竟雅曼达不需要看到那些。艾德琳捧着盒子，从床边站起来，抚平裙子。

女儿马上就要来了。

第二章



艾德琳在厨房里听到前门开了又关的声音，不一会儿，雅曼达穿过了客厅。

“妈？”

艾德琳把盒子放在厨房桌上，扬声叫道：“我在这里。”

雅曼达把厨房的门推开，发现妈妈坐在桌边，面前摆着一瓶还没打开的白酒。

“怎么了？”雅曼达问。

艾德琳微笑着，女儿真美，浅咖啡色的头发和淡褐色的眼睛缓和了高高的颧骨，她一向漂亮。虽然比艾德琳矮一时，但却有舞者的体态，看起来比实际上高瘦。艾德琳觉得她太瘦了，但她一向知道不应唠叨。

“我有话跟你说。”艾德琳说。

“什么事？”